

第十六回 觀音閣冒險相視 文殊庵陶情題詠

詞曰：

事雖難料，細想自然周到。一味慌張，百般鬼跳，哪有些些功效？也非推調，算將來總是木人無竅。可惜濃情未曾禁受，忽然消耗。

右調《柯梢青》

話說宦氏因翠翹一紙供狀，遂許他人觀音閣寫經錄卷。東生聽了又喜又恨，喜的是翠翹入觀音閣，等他在這裏喫碗乾靜飯，不致受萬般摧殘，當面凌辱；恨的是自此以後，見也不能一見，可不是苦殺人也。想了一會，又歡喜道：「還是把他去的好。雖是眼前不見，心中到底還放落些。若日日在我面前，不是打便是罵，莫說我的翠翹，連東守也氣死了。他若到觀音閣，不過冷靜些，強似在這房帷中，要睡不得睡，要坐不得坐，要喫不得喫，要穿不得穿。」思思想想，轉轉念念，翻來復去，終睡不著。宦氏知他心為翠翹，卻也不好說出。

天明起來梳洗，沐浴更衣，同東生送翠翹入觀音閣。翠翹盡換布衣，黃冠，縷服，佛塵，謁見宦氏，欲行大禮。宦氏道：「出家便為人，寫經乃替我了願，即是佛門弟子，再不必行這個禮了。」吩咐擺香花燈燭，送入觀音閣。門公開了後園，四下觀望，是好一座園子也。四時有不絕之花，八節有長春之景。有四言古詩為證。詩曰：

蕩蕩夷夷，物則由之。
蠢蠢庶類，王亦柔之。
道之既由，化之既柔。
木以秋零，草以春抽。
獸在於草，魚躍淵流。
四時遞謝，八風代扇。
織阿案谷，星變其躔。
五緯不愆，六氣無易。
悃悃我王，紹文之跡。

進國登樓，樓上塑著一位觀音大士。宦氏、東生雙雙拜了，翠翹也拜了四拜。宦氏祝道：「弟子東門宦氏，告許手錄《華嚴寶經》一部，今特……」便住了口，對東生道：「怎好對菩薩說叫花奴代寫，豈不輕褻了經卷？」東生道：「論名分不該，若論寫經分上，便該說供養了。」宦氏道：「正是。但花奴二字不好對佛稟得，相公替他取個道號。」東生深厭那花奴二字，趁他有這個口風，便抬頭一看，見匾上題著：「濯泉」二字，指著道：「即以名‘濯泉’吧。」宦氏大喜，遂再禱云：「原許《華嚴寶經》一部，今特供養濯泉道姑，一手寫錄。圓滿之日，再修功德。」

祝畢，吩咐春花、秋月道：「寫經非等閑事，你二人須伏侍殷勤。茶喝食用不可斷缺，換水燒香，烹茶掃地，俱你二人職任。若有一毫伏侍不到，我訪出來，每人定重責三十。」春花、秋月連連應聲。東生同宦氏下樓，翠翹欲送，宦氏道：「你自寫經，往來之禮不必拘得，須要小心用意。」說罷，同東生下樓去了。東生當時看他把翠翹凌辱，恨不得挖個地洞藏過了。如今見把翠翹軟監在樓上，又恨不能搶了他出去。怎奈計窮力竭。無策救拔，則索心灰腸斷，如醉如呆而已。

且說翠翹見宦氏、東生去了，歎道：「我王翠翹落軟監也。古人以囹圄為吉地，安知醋海中不開一廣大法門？且前生罪孽深重，故種種魔難不止。今正好虔誠錄經拜佛，以消孽債。倒放開肚皮，以平心易氣處之。淡食蔬水，清淨無為，倒也無榮無辱。雖心地不能脫然無罣礙，但落在其中，也是沒奈何，不得不作見在之相。」見樓臺高曠，池水滄茫，早朝夜晚，春去秋來，一盞清燈，半床禪榻，感而詠詩一律。詩曰：

平池面起白毫光，高閣當空倒影長。
細雨一階蘭箭發，西風秋月桂花香。
魚驚清磬啣輕浪，雁唳滄溟帶夕陽。
坐對不堪思舊事，琉璃色界護禪床。

不言翠翹在觀音閣修錄經事，且說東生見翠翹軟監在那裏寫經，名色說是供養，其實是牢籠之計。左右思量，救之無策，寢食俱廢。要與翠翹相見一面那能夠得，初一、十五雖同宦氏去觀音閣上拜佛，相逢不能一語，愈增悲惋。在家住不安，收拾琴劍書箱，別宦氏往惠山肄業。宦氏因東生在家，恐他二人通話，倒也要留一分心去待他。自翠翹監在觀音閣，也省了一半提防，不免還要照管。聽得東生去讀書，順水推船，也省得去行監坐守。一個人肚皮裏一個主意。

東生去後，宦氏過了半月，思量母親，打轎回宦府去。卻好此日東生到城中會文回家，問丫頭道：「娘哩？」丫頭道：「望宦夫人去了。」東生聽了此言，就象久旱逢甘雨，何異金榜題名時！也不問宦氏幾時去，幾時回，或去幾日，心中要見翠翹念重，一頭竟走入後花園。門公那裏敢阻，竟登觀音閣，見了翠翹。

翠翹猶恐宦氏同來，不敢向前。東生見止得翠翹一人，趕上前一把抱住，大哭道：「我害你！我害你！我祇道你臨淄被焚，哪知你活在這裏受罪。他逼得你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對面不能一語。你監在此，何日是結局收場？妻，痛殺我肝腸碎，哭得我眼兒枯！那一日不想你到三更鼓，那一夜不念你到五更天？怎奈計中牢籠，認又不好認，說又不好說，眼睜睜看你受這活罪孽。疼的是你肉，苦的是我心。我幾欲與爾同死，以了現前之孽。怎奈我黃金未曾入庫，子嗣尚無，東家一脈，單單靠我一身。所以欲死不能，忍看你當面受摧殘，忍看你當面受凌辱！我恨不得魂附你體，魄代你身，恨不得替你受了千般苦。怎奈徒有此心，沒有此術，祇落得妄想心癡，徒踴徒泣而已。妻，你怎不回我一言？你恨我麼？妻，誤了你青春年少，誤了你佳期多少，誤了你度曲吟詩。你恨我，我也無怨；你怨我，我也無辭。妻，可也把一句言語安慰我安慰，怎絕口不言，祇清汪汪淚麼？」翠翹看他這等情，

傷，淚如雨落；祇是低著頭流淚。見東生問得急了，道：「叫我講甚的？咳，人落地頭鐵落爐，木已成舟飯已熟，生死由他，榮辱聽命罷了。」東生道：「寫經乃軟監之別名，經完必又有不情之使。他明知我二人情熱如火，卻以冷眼觀之。把你在宦家送來，令我再不好舉齒；不認我從前娶妾，如今難認你為妻。他機深計詭，包藏禍心，我你俱落他術中。這苦怎生受得了？妻，我有一策，向欲對你密說，人眼多，提防緊，不敢啟齒。此妒婦如此敢作敢為，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妻子。他既擺了絕陣計，是必竟要弄死你的！他主意已定，再不挽回。你在此死了，我又認不得你，何異於豬犬！此園西去盡多庵院，俱是尼姑。你收拾微資，逃往他處，暫躲幾時。待事少定，你遠去他方，逃命罷了！你丈夫恩愛止於此了。」翠翹點頭而已。忽驚問道：「小姐在哪裏，你卻獨自來此？」東生道：「他回娘家去了，我在惠山讀書，回來見他不在，偷空來會你一面。」翠翹聽得宦氏不在，方敢開言道：「夫！你妻子喫得好苦！自到宦府，先打二十下馬威，後到東家，不知受了多少苦惱，多少煎熬。祇道是薄命紅顏，遭人掠劫，流賣侯門，那知是伊家大娘擺下的牢籠計較！但我止一身，死亦何難。但可憐我恁的一個人品，不明不白死在丫頭隊中，心實不甘，故苟延歲月於此。夫，你須念舊時情，放我一條生路。今生不能補報，來世再填還你罷了。」言畢，哭死於地。東生一把抱住道：「是我東守不聽你言，至墮妒婦之計。誤得身入牢籠，陷在孽海，超昇無策，拔救無門。千思萬想，上有十疋一著，還是逃生保命之方。妻，你不要自誤了前程。」講到傷情處，納頭便拜，翹亦跪倒。

忽春花上樓道：「相公，娘回來了。」東生、翠翹連忙站開，整衣收淚，將欲下樓。宦氏已到。祇東生拿著一把汗，翠翹懷著一個鬼胎。祇見宦氏滿臉堆著笑容道：「相公，幾時回家的？」東生道：「明日乃文會，方纔回來。」宦氏道：「看寫的經何如？」東生道：「正在這裏看，果是寫得好。」宦氏淨手登樓，拜了佛，翠翹上前稽首，宦氏與東生見了禮，看那寫的經卷道：「果然寫得好，顏筋柳骨，鐵畫銀勾，是好一筆字。我歸家與夫人說之，夫人也要手錄一部藏經，待我這裏完了，便送你過去。」翠翹應道：「是。」因付道：「計又來突，可憐，可憐。」宦氏問道：「此經幾時寫完？」翠翹道：「還得兩月。」宦氏道：「好生用心寫，不要落了字畫，差了旨義，是大家的罪過。」翠翹道：「曉得。」喫了幾杯茶，半言不發，歡天喜地同東生下樓而去。

翠翹問春花：「娘來幾時了？」春花道：「你樓上說苦說屈的時候，娘已在樓下了，不叫我通報，故不敢報耳。」翠翹暗暗道：「好厲害的女娘也，真有卒然加之不驚、遽然臨之不懼的手段。一肚皮不合時宜，滿臉上堆著春風和氣。當此光景又未有不怒者，而彼反談笑而道之。怒者人之常情，笑則其心安可測？如今若再復到宦家，我性命方纔沒了，如何報得冤仇？我且將經事趕完，逃往他方，又作道理。」自是日夜不輟，一月之內，經已錄完。收拾些供佛的金銀器皿，打了一個包裹，到西壁樹上繫了一條索子，自己包了幅巾，竟是道姑打扮。吩咐春花、秋月睡了，遂題一偈雲。詞曰：

去去去，無生寄，踢倒醋瓶，扯斷孽係。如來八萬四千，獅吼三十六處。不是腳快得逃生，又被頸套無間室。嘆！去得趣，一瓢一鉢蕩天涯，無拘無束隨風住。

大書在門上。攀緣上樹，引繩而下。月色朦朧，背了包裹往西就走。一路地僻人靜，行至天明，漸有人走動。心中著慌，抬頭忽見「招隱庵」三字，翠翹大喜道：「此安身之處也。」叩庵門，多時，一道婆唸佛而出，開門見翠翹是道扮，便問道：「菩薩從那裏來的，怎恁般早得緊？」翠翹道：「雲遊至此，見寶剎清淨，特借一隨喜。」那道婆道：「我是做不得主的，道菩薩自去問當家的便是。」翠翹隨道婆而入。

在中堂坐了兩個時辰，走出一個尼姑。年紀雖半老，卻是道骨仙風，替翠翹和南了道：「仙姑從何處到此？」翠翹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小道從師父雲遊至此，要到招隱庵訪一道友，一路同行。不知那裏錯了路頭，一時找尋不著。小道見寶剎上題「招隱庵」，我師父不知曾到這裏否？」那尼姑道：「令師尊號？我小道名叫覺緣，令師可是尋我的麼？」翠翹便接口道：「正是覺緣師父。我師父道名礪水。」覺緣道：「莫不是鎮江的恆水師兄麼？」翠翹道：「正是。」覺緣道：「幾年不見，卻在何方？」翠翹道：「一位夫人帶往京中，住了幾載。小徒也是北京收的。今備有幾件供佛物件送與師叔，師父不來怎麼處？」尼姑聽了有物件送他，就象蒼蠅見血的道：「令師既要望我，必然尋來。你年幼路生，那裏去尋他，不如坐我庵中，等他便是。」翠翹連聲多謝，取出金鐘，銀磬送上覺緣，覺緣大喜。問翠翹尊號，翠翹道：「小道名濯泉。」敘話時即整素齋。自此後就在招隱庵中居住。

等了幾日，不見師父來，翠翹故意道：「莫不是還有個招隱庵留住了麼？」覺緣道：「出家人，安得身處便是家。令師不來，在我庵中住了便是，不須又起他念。上人不棄，願拜為世外姐妹。」翠翹聽得此言，將機就計，便拜了覺緣為道兄。兩人甚是莫逆。

一日登玉皇閣，翠翹撫景興懷，高詠一律。詩曰：

帝閣凌空上，登臨豁達心。
索纖分水次，空闊辨山林。
法語鐘聲度，無顏香氣侵。
瞻依方半晌，萬念盡沉沉。

覺緣道：「不知道兄善詩如此，我必須要請教。翠翹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又題《宿招隱庵》。詩曰：

風煙迷四野，林木已蕭然。
鳥散青天外，詩成綠水前。
心隨秋神射，榻共暮雲連。
莫問家何在，凝神看白蓮。

季春，覺緣偕翠翹、肇空、不瑕，四人夜坐昇仙橋。覺緣道：「美景良宵，不可無詠。我輩俗腸，辜負此景。濯泉道兄無惜珠玉，染翰豪吟，無令山水笑人不韻。」翠翹笑而允之，乃題三律。

其一：

仙橋長話夜，明月印疏林。
鷺宿汀沙暖，魚翻藻荇深。
臨風開慧想，止水定禪心。
萬慮從茲淨，蛙聲雜梵音。

其二：

涼月映池水，好風吹我懷。

興隨佳境發，詩就慧心裁。

喜共良朋集，因之笑口開。

遊魚聞曲聽，仿佛去還來。

其三：

一時多勝事，千古仰風流。

池水通仙境，山雲覆畫樓。

□禽時靜聽，隊鯉盡空遊。

子夜歌聲發，蓮渠蕩小舟。

大家一齊道：「濯泉道兄真是好才，可惜我們都是村腸俗腑，不能一和。當滿引大白，以為上人謝。」於是角勝爭奇，飛觴傳罈，直至五鼓方罷，此後習以為常。正是：

半榻禪單消白日，一聯佳詠度清宵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